



# “崇奢黜俭”思想与近代消费观的重构

黄娟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崇奢黜俭”思想是近代中国消费观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消费观,它不仅鼓励积极消费以扩大市场,为生产发展创造市场前提;而且反对壅积财富,主张投资兴办实业以强国富民。“崇奢黜俭”既是对传统消费观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近代消费观重构的一种积极探索。

**关键词:**崇奢黜俭;消费观;重构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5-0164-05

“崇奢黜俭”思想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消费观,它反对过分节俭、壅积社会财富,主张积极消费和投资实业,通过扩大市场需求促进生产发展。“崇奢黜俭”一经出现便以其反传统的姿态显得格外“另类”,对这一消费观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崇奢黜俭”消费观本身,也为我们探索近代消费观重构的历史过程提供了线索。

“崇奢黜俭”消费观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它不仅是对古代鼓励消费思想的传承,而且与近代新经济因素的增长息息相关,并同逐步开放的经济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古代鼓励消费思想为近代“崇奢黜俭”思想提供了思想养料

最早的关于鼓励消费的言论见于《管子》:“不侈,本事不得立。”<sup>[1]270</sup>肯定了消费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总生,百振而食。”<sup>[1]265</sup>鼓励奢侈消费也有利于扩大劳动者就业。而后桑弘羊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消费论。“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蓬蒿墉堦,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饥。”<sup>[2]</sup>不仅看到消费对农工商业的积极促进作用,也对奢侈消费影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有所触及。范仲淹则将奢侈消费真正运用到实际的救荒赈灾、振兴经济当中,“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

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sup>[3]</sup>。明代陆楫推动了鼓励消费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发现“若今宁、绍、金、衢之俗,最号能俭”,却“不能自给,半游食于四方”;奢侈消费是社会分工的需要,“彼以粱肉奢,则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纨绮奢,则鬻者、织者分其利”<sup>[4]</sup>。

当然,这些鼓励消费的思想其实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者,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疾苦。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观点为后来者进一步丰富“崇奢黜俭”提供了思想养料。章太炎就曾在《读〈管子〉书后》中感言道:“管子之言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斯可谓知天地之际会,而为《轻重》诸篇之本”<sup>[5]</sup>,对“崇奢黜俭”观表示了积极的肯定。

(二)经济变迁和新经济因素增长为近代“崇奢黜俭”思想提供了经济基础

近代西方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扩张和本国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兴起,加速了自然经济的瓦解,刺激了国内商业流通和城乡市场的发展。不论是旧体制的分解还是新因素的产生,都为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转变提供了经济基础。

首先,自然经济的解体扩大了市场需求,传统的消费模式开始发生转变。伴随着侵略战争,“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sup>[6]</sup>。农民家庭手工纺织业瓦解,传统的自给自足的消费

\* 收稿日期:2007-04-28

作者简介:黄娟(1981-),女,湖南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

模式被打破。以前的生产者变为消费者,消费的群体扩大,消费活动也更为频繁,鼓励消费不但有了可能也成为一种必需。

其次,新经济因素的增长扩大了市场本身,消费范围不断扩展。随着进口洋货、出口土货品种、数量的增加,国内市场的商品流通数量、种类和区域范围都在明显扩大。运输行业、钱庄、票号、银行和邮政、电报、汇兑业务的兴起和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市场范围的扩大。众多商品广告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包括服装、食品、日用、保健等等,开始引导人们的消费。新经济因素使得市场不断得以丰富,消费品的种类不断增多,扩大消费也成为可能。

总之,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新经济因素的增长,不但使市场的消费群体扩大,也使消费市场本身不断扩展,从而为近代“崇奢黜俭”消费观提供了经济基础。

(三)“崇奢黜俭”是近代思想开放和西方消费思想影响的结果

自近代以来,各类新的思潮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涤荡着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的禁锢逐渐被打破。

鸦片战争打破了传统社会与世隔绝的状态,在两种文明的碰撞中产生了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他们超越封闭保守的小农意识,放弃自大狂妄的无知态度,以开放的心态和宽广的襟怀看待西方各国的成就和经验。这种鲜明的开放意识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和最突出的特点。魏源曾说:“东不足者西有余。以其所有易所无,气运贸迁,乌见失诸此者,不可偿诸彼乎!夫惟有度外之人,则能通自古未通之绝域,自古未致之货币。”<sup>[7]</sup>不仅明确表达了走向世界的开放思想,更是体现出对传统思想禁锢的冲破。而在消费观上则表现为对传统“崇俭”论的批判。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西方消费伦理观开始脱离基督教理论局限,开始围绕如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展开争鸣。西斯蒙第、孟德维尔、凯恩斯等都主张通过消费拉动需求,推动经济发展。伴随列强的入侵,这些思想开始为更多的中国人所了解。其中尤以严复最为突出。他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时,对于斯密所言“财无滞者,尽家之财皆有息利,尽己之有皆以养工……一国之获利亦闳矣”表示了认同:“窃尝谓滞财之致贫,其害烈于侈靡。……今日之中国……害端在此。”<sup>[8]</sup>正是这种鼓励奢侈消费思想的刺激,促使先觉者对传统“崇俭”的消费观进行反思。

在漫长的封建岁月里,处于主导地位、影响最广的是以孔孟儒学为代表的“尚俭去奢”消费观,其主要表现为“知足常乐”和“俭不违礼,用不伤义”的价值取向,要求人们安于现状,节约从简,并以道德礼仪为理论支撑。这种植根于传统自然经济的消费观并没有随着社会的转型发生根本的转变,反而为顽固保守者所利用,成为反对兴办近代企业的思想武器。以魏源、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消费观念进行猛烈的批判,并开始积极构建近代消费观念。他们明确反对过分节俭,鼓励积极的消费,开始用经济价值规律来衡量消费行为,主张富有者对近代工商业进行投资,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崇奢黜俭”消费观<sup>[9]</sup>。

#### (一)“黜俭”——对传统消费观的质疑

尽管自然经济条件下,“尚俭去奢”对节约资源、积累财富的确有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墨守成规、吝啬守财、思维狭隘,甚至成为传统社会向近代过渡的一种障碍。“崇奢黜俭”论者首先对传统消费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猛烈的批判。

第一,揭开“崇俭”外衣,指出“崇俭”实质。梁启超认为“崇俭”实是“上古不得已之陋俗”,是与自然经济相连的,是古代生产力低下不得已的选择,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势必被取代<sup>[10]37-44</sup>。在这一点上谭嗣同的论述更为尖锐:“本无所谓奢俭,而妄生分别以为之名,又为之教曰黜奢崇俭。”<sup>[11]322</sup>奢俭本非天生地就,而是统治者用来维护等级特权的伦理教条。“天下且翕然归之曰:俭者美德也。是以奸猾桀黠之资,凭借高位尊齿重望,阴行豪强兼并之术,以之欺世盗名焉。”<sup>[11]322</sup>揭开统治阶级为“崇俭”披上美德的伦理外衣,实则是统治者用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保持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剥夺、兼并财富的一种政治手段。

第二,“崇俭”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传统意义上的“崇俭”不仅是对个人消费行为的约束,也是从道德伦理,封建礼制上对人的本能欲望的一种压制。然而,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发展需要。一味“崇俭”,使人们安于现状,消费活动十分有限,社会生产便失去其存在的前提——市场,自然会影响生产的发展和生产者积极性。如《申报》论说《理财辨》指出:“假使一邦之富人,食必糙米,服必布衣,用必粗恶之器具,则营业工匠自食其力之人又何以自鬻。”<sup>[12]</sup>严复也说:“无享用则物

产丰盈之后，民将纍然止步，而所以励其求益之情者，不其废乎。”<sup>[13]</sup>既然生产好坏，都不能改善生活品质，那还何必追求生产的进步和发展呢？更何况追求生活品质的提高是人的本能。当西方人在追求财富的冒险中享受发现新大陆的喜悦时，中国人却捧着安贫乐道的教条品尝闭关锁国带来的苦果。

第三，“崇俭”阻碍经济发展，导致国家贫困。谭嗣同认为：“执筹握算，铢锱寸累，力竭生民之大命而不使其流通。今日节一食，天下必有受其饥者；明日缩一衣，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家累巨万，无异穷者”，“转辗相苦，转辗相累，驯至人人俭而人人贫。天下大事，遂乃不可以支。”<sup>[11]</sup><sup>322</sup>梁启超也曾言：“举国尚俭，则举国之地利日堙月塞，驯至穷蹙不可终日，东方诸国之瘠亡，盖以此也。”<sup>[10]</sup><sup>35-46</sup>一味“崇俭”，使社会生产的产品找不到消费市场，财富无法进入流通领域，更不能通过再生产增殖出新的财富，只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无法向前发展，甚至阻碍经济发展，导致整个国家的贫困。当然，导致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崇俭”并不是最重要的，但它的确制约了人们的思想，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

“崇奢”论者不但揭露了隐藏在礼制外衣下“崇俭”论的封建本质，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消费观的实质，也提出了新的消费观，促进其转型。

## （二）“崇奢”——鼓励积极的消费

对“崇奢”的讨论也成为另外一个焦点。人们越来越多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审视消费在社会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开始认识到鼓励消费不仅可以促进市场的扩大，也对生产技术进步、财富流通以及理财观念的革新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崇奢”可通功易事。传统消费观只看到消费与社会积累之间的矛盾，而忽视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崇俭”论者则认为鼓励富有阶级的奢侈消费可使“巨室与贫民所以通功易事，泽及三族”<sup>[14]</sup>。富有者的奢侈消费扩大了对商品的需求，促进了商品的生产与发展，增加了贫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如《申报》载文《奢俭论》所论：“天地生财，止有此盈彼亏，则此盈彼益则此损，断不能各拥私囊，使富者终富，而贫者亦有能富之理也。通都大邑之中，豪商巨贾，富家大族，自奢其宫室车马，衣服饮食之奉，其与富者固无损也，而一切以力食人者，得以获其利，得以分其余，得以均其不平。”<sup>[15]</sup>富有者的奢侈消费为那些依靠出卖劳力为生的下层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流动。“崇奢”论者主张以消费促

进生产，都看到了“无消费则生产不流动而经济亦不发达，此经济学之公理也”<sup>[16]</sup>。

第二，“崇奢”可促进生产技术的进步，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如前所述，一味“崇俭”不能满足人的本能追求，因此影响了生产的积极性。“惟奢侈之人爱求精巧之物，是以鼓励人皆精巧，又为分财之道也。”<sup>[12]</sup>奢侈消费不仅仅满足于基本需求的层面，而是对物质产生了精益求精的要求，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生产技术和人们生活品质的改善。历史上每一件反映时代高超生产技艺的艺术珍品无一不是当时所谓的奢侈消费品，也正是这种特殊的需求促成了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这些也都是提倡节俭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同时，“尚奢”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是对人们需求的一种满足，这种满足进而转化为再生产的内在冲动和动力。

第三，“崇奢”可以促进社会财富的流通。“食不熏肉，妾不衣帛”的节俭壅塞了全国之财，断绝了麀市之气，使社会财货未能畅其所流，社会生产也因之受到局限。“财之在天下犹水之在地，贵流通而不贵壅遏。”这是因为“既概括众人之所有聚之一人，复不能以一人之所有分之众人，则众人之生机几绝。一人富而众人贫，其比例之悬绝至于不可思议。若是者谓之大不平，不平则倾仁和，孔氏之教也；不平则乱，邵阳魏氏之戒也。畅流财者主义正以剂不平之势，而使人人得其利也”<sup>[17]</sup>。“总之，一国必须有流通财物之法，使银钱不全积于守财奴之手，其法安在奢侈之习。”<sup>[12]</sup>财富过分集中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用“崇奢”促使财富的流动，或是通过交换进入市场，或是转化为生产资本，都避免了财产壅积，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财富不均引起的混乱。

第四，“崇奢”有利于革新理财观念。自然经济生产模式下生产规模难以扩大，而“崇俭”往往容易造成人们只重节流，不重“开源”的思维定式。因此，“节流”的理财观念成为“崇俭”的孪生兄弟，占据压倒优势。但“节流”只能是有限资源的低水平循环，“开源”才能使财富不断增殖，也顺乎生产力发展的方向。“理财者慎毋言节流也，开源而已。源日开而日亨，流日节而日困。始之以困人，终必困乎己。”<sup>[11]</sup><sup>324</sup>在这一点上，“崇奢”论体现出“开源”的价值取向。除鼓励积极消费之外，“崇奢”论者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将资金投放于新式企业的创办，谭嗣同就鲜明提出：“有矿焉，建学兴机器以开之，凡辟山、通道、濬川、凿险咸视此。有田焉，

建学兴机器以耕之,凡材木、水利、畜牧、蚕织咸视此。有工焉,建学兴机器以代之,凡攻金、攻木、造纸、造糠咸视此,大富则为大厂,中富附焉,或别为分厂。富而能设机器厂,穷民赖以养,物产赖以盈,钱币赖以流通,己之富亦赖以扩充而愈厚。不惟无所用俭也,亦无所用其施济;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发其覆,遂至充溢溥遍而收博施济众之功。”<sup>[11]324</sup> 财富只有进入社会大循环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增殖,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苟有以开其源,而日用不穷则滔滔而来,与岷江之水无异,不待节流而自无匮乏之虑;苟无以开源,则如运河之水虽节节设闸终亦有告涸之一日,而断非补苴罅漏者所能奏效……呜呼!理财必先开源也”。<sup>[17]</sup>“崇奢黜俭”论在理财观念的革新上提供了新的思路。

近代“崇奢黜俭”消费观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对传统观念的驳斥,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这些观点都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充分体现了倡导者们对于构建近代消费观的努力。

### 三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崇奢黜俭”肯定了消费和生产的互动,对于丰富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有重要的意义。在对“利”的态度上,“崇奢黜俭”也体现了一种近代化的价值倾向。它鼓励人们用闲置的资金兴办实业,促进经济发展。这势必要求打破落后的等级观念、利义观念的束缚。“崇奢黜俭”正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对旧有的只重“义”不重“利”,反对商业发展,拒绝近代实业和社会进步的思想,给予了批判。同时“崇奢黜俭”消费观的提出也是对传统等级观念、利义观念的一种否定,客观上推动了近代消费观的重构。这种重构对于中国近代消费观来说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对近代消费观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肯定消费的积极作用,对“消费——积累”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崇奢黜俭”论对消费和积累关系的认识比传统观念更加理性、科学。传统观念认为积累是保证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奢侈消费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破坏。然而,他们忽视了这种选择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种无奈。简单的积累只能是社会财富低水平的循环,无法增殖社会财富。不论是社会生产的发展,还是生产力自身进步的需要,消费对于生产的反作用越来越明显。“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行为”,“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

过程”<sup>[18]</sup>。消费的需求越大,生产规模的扩大才有可靠的前提。因此消费的扩大也成为生产扩大的积极促进因素。消费非但不是尚俭派眼中破坏社会发展的毒药,而且是经济“开源”的一剂良方。过分节俭容易使财富壅积,无法进入流通领域,破坏流通过程的完整性,也束缚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因此,我们可以说,“崇奢黜俭”对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处理,体现了消费市场需求和生产进步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二,打破了传统以道德为消费观的取向,代之以经济规律的价值取向。传统的“尚俭去奢”消费观更倾向于伦理价值。它以“俭为美德”,人们追求俭,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德行,往往容易忽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尚俭去奢”对于普通大众的束缚也正在于它的这种“道德”判断,消费观这个本应该从属于经济的价值观一直为道德伦理所控制。而“崇奢黜俭”正是对这种传统的叛逆。“崇奢黜俭”消费观对于“消费——市场——生产”以及“消费——积累”关系的重新认识,体现了其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肯定和重视。“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sup>[18]</sup>“崇奢黜俭”对积极消费的肯定,正反映出经济运行规律的客观性。而“崇奢黜俭”以经济规律为消费的判断依据,是对传统消费观价值取向的否定,也是一种进步。

第三,重视消费主体,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人的发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改造和创造着满足自身需要的消费方式;良好的消费方式的普及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崇奢黜俭”突破了滞后于生产力的传统消费观,不仅满足了自己的本能需求,而且用消费的进步来提高生活的品质,使人自身得到全面发展。因为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消费的进步才有了基础和可能,人的发展也才能够顺其自然。消费对生产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因此,消费滞后于生产力,人的发展必将受到限制。特别是倡导者们在批判和否定传统消费观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勇气与魄力,也是封建教条束缚下对人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

囿于历史的局限性,“崇奢黜俭”难免带有一些缺憾和不足,也注定其对构建近代消费观的作用是有限的。

首先,从社会的整体来看,近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机器生产。尽管消费对扩大市场需求推动再生产的进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过分强调消费,

难免“矫枉过正”，甚至会在不自觉当中忽视生产力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使消费超出生产力的承受范围，导致生产——消费之间的失衡，造成病态的消费观和奢靡的不良风气。不仅富有者生活奢华无度，下层的贫困者也陷入了一种虚荣消费的怪圈。“或羨人家婚丧大礼，彼何其煊赫，我何其冷淡，于是多方称贷，竭力张罗，以为一日场面饰观起见，势必至债台高筑，从此层累而上，至衣食不充与嗟仰屋而后已，是皆奢一字害之也。”<sup>[19]</sup> 过分的生活消费也使得能够投放至生产的消费更加有限，这也是造成近代生产发展资金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享乐主义盛行，使奢侈消费品在整体结构中比重偏大，生产结构的合理性被破坏，带来负面的影响。

其次，对“奢”和“俭”的界定不甚明确，容易造成享乐主义，产生消极的影响。“崇奢黜俭”论者大多只是强调“崇奢”对促进生产的积极作用，而没有对“奢”、“俭”给出明确的界定。那么“奢侈”消费的主体应该是谁，什么样的程度是合理的呢？这些问题不解决，对奢侈过分鼓励，容易走向极端，导致对“崇奢”本意的误解，演变成为一种绝对的物质欲望和人欲的满足，忽视甚至违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崇俭故始以玩物，继以伤财，继以丧志，继以堕名，继以戕身贼命，继以败家国害天下。”<sup>[20]</sup> 可见，没有限制的消费不仅害一家一身，更害一国一族。

从整体来看，“崇奢黜俭”消费观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以及对传统等级观念的否定，是重构近代中国消费观念的一种尝试，在整个近代历史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容抹杀。但是，“生产决定消费”这是为历史发展经验所证明了的，在近代中国生产力并不发达的现实下，提倡奢侈消费对促进

生产力进步的作用十分有限，这大概也是其至今也未能成为中国消费主流观念的原因所在吧！

参考文献：

- [1] 吴文涛,张善良. 侈靡[M]//管子.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 [2] 桑弘羊. 通有[M]//盐铁论校注(上). 北京:中华书局,1992:43.
- [3] 沈括. 梦溪笔谈选译[M]. 成都:巴蜀书社,1991:239-240.
- [4] 陈绍闻. 中国古代经济文选(第三册)[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09.
- [5] 章炳麟. 章太炎政论选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77:558
- [6] 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M]//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1:138.
- [7] 魏源. 魏源全集(第六册)[M]. 长沙:岳麓书社,2004:1110.
- [8] 严复. 原富译者按语(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48-249.
- [9] 尹世杰. 当代消费经济词典[M].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340.
- [10]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M]//饮冰室合集(二).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1] 蔡尚思,方行. 谭嗣同全集(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2] 理财辨[J]. 申报. 1874-12-21.
- [13] 严复. 原富译者按语(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88-289.
- [14] 魏源. 治篇十四[M]//魏源集(上). 北京:中华书局,1976:73.
- [15] 奢俭论[J]. 申报,1872-05-09.
- [16] 论国民不知储蓄之弊害[J]. 申报,1909-01-15.
- [17] 理财不主节流而主畅流论[J]. 申报,1901-10-02.
- [1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94.
- [19] 欲富国当先去奢侈论[J]. 申报,1891-12-01.
- [20] 崇俭说[J]. 申报,1901-03-30.

责任编辑 张颖超

## The Idea of “Advocating Consumption & Opposing Thrift”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Consumption View

HUANG Juan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Advocating Consumption & Opposing Thrift” is a kind of consumption view developed in the transformational period of consumption view in modern China. It not only encouraged active consumption to create a expanding market which would consequently promote production, but also objected wealth storage, stimulating investment in industry to make China powerful and its people wealthy. Therefore, the idea of “Advocating Consumption & Opposing Thrift” criticizes the traditional thrifty virtue and, meanwhile, explor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onsumption view.

**Key words:** the idea of “advocating consumption & opposing thrift”; consumption view; reconstruction